



常感寒冷，母亲为他戴上帽子
周新卿剪掉长发后，头部常



愿让他离开身边半步
周新卿站在中间，近八十岁的父母紧紧拉着他的手，再也不

见习记者 刘晓宇 文/图

核心提示

8年前，新安县磁涧镇老井村人周新卿在关林打工时走失，从洛阳步行到海边，走投无路又到上海。他说，他一直在回家的路上，只是走错了方向。

2013年10月31日这天，一家人等了8年。一大早，母亲孙秀珍、父亲周兴堂，还有一家人守在老井村的大路口。周新卿刚一下车，孙秀珍就蹒跚着小跑上前，摸摸周新卿的脸，又摸摸周新卿的手，流着泪说：“儿，你回来了，娘在等你呢。”

新安县有听力障碍的周新卿，外出打工意外走失，他竟一路流浪至上海 这八年：他“苦”走 娘“哭”寻

迷路走失 8年前，外出打工的他意外走失

11月14日，洛阳晚报记者来到新安县磁涧镇大井村见到周新卿时，他正坐在村里的石台子上晒太阳。“家里好还是上海好？”听到洛阳晚报记者这样问，周新卿有些羞涩地笑笑说：“肯定还是家里好！”

这名8年前在关林走失的“大叔”，有听力障碍，在流落他乡的日子里，或许没有人注意过这名流浪汉有着一段怎样的寻家故事，直到上海警方用笔和纸解开了他的身份之谜。

1968年，新安县磁涧镇老井村的周兴堂与孙秀珍夫妇生下了第四个宝

贝儿子周新卿。他古灵精怪，却在4岁那年，不慎坠入近10米深的土沟里。自此以后，新卿的耳朵变得有些背，开始沉默寡言。

在新卿37岁那年，村里的包工头看他勤快，带他去关林做装修。孙秀珍清楚记得，2005年7月，天气开始变得炎热，想起儿子在外干活近1个月，她便心疼起来，催着女儿给包工头打电话，让新卿回家。

“新卿十来天前就喊着肚子疼一个人回家去了，还没到家吗？”包工头说，新卿仅仅干了13天就走了……

从不放弃 多方寻子，母亲落下病根

如果不是意外走失，谁都不曾想起，新卿从来没有照过相。孙秀珍说，派出所民警提醒她把儿子的照片找出来供大家寻找时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。

“寻人启事”从关林、老井村一路贴到新安县铁门镇、义马市及三门峡市……

时光如烟，接下来的两年，孙秀珍想尽了办法，也流干了泪。

新卿的妹妹周红利在派出所偷偷留下电话号码，一旦有无名尸体被发现，她便瞒着家人偷偷跑去辨认。周红利说，每次接到派出所的电话，她的心情都格外复杂。“发现不是我哥，松了口气后又要长叹一口气。”周红利说，她无法想象寻找哥哥的日子究竟还有多长。

2007年秋天，在山西运城工作的一名同乡回家后告诉孙秀珍，他在运城乘火车时看到一名流浪汉，长的有些像周新卿。

这个消息让近乎绝望的孙秀珍仿佛看到了希望，她一定要去看看。为了去山西，家里卖掉了所有粮食，又向亲戚们借钱，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终于筹集到7000多元。

孙秀珍与五儿子周新巨、女儿周红利一起到了运城，他们找到当地最

便宜的旅馆住下。“房间里有5张床，每个床位5元。”周红利说，为了省钱，他们就借用灶火自己做饭。

那时候，运城有近百家大大小小的煤矿，他们不舍得坐车，干脆就步行寻找。1周后，周新巨因工作原因不得不回洛阳。

天气渐渐寒冷，只剩下周红利与母亲两人穿着厚厚的棉袄，从一个矿坑翻到另一个矿坑。不让下矿井，两人就守着矿工上下班，守着矿井痴痴地等，痴痴地看。

有时候，两个煤矿之间的路途遥远，路上没有饭店，两人口渴了就到路旁的柿子树下捡柿子吃。半个月过去，两人兜里只剩下不到200元。孙秀珍穿着走破的鞋子哭着说：“红利，我们再不去连路费都没有了。”

那时，周兴堂守在家中等待老伴儿孙秀珍与女儿回来。

“下车回家的一瞬间，心都死了。”周红利说，她知道，这次母亲真的绝望了。

“母亲的双腿从此不能伸直，只能蜷着腿坐。每到冬天或过节团圆的日子，母亲都要掉泪。我们也再不敢提起哥哥。”周红利说。

上海相聚 再见面，他头发及腰，胡子有20多厘米长

2013年10月28日下午，新安县公安局洛新派出所打来电话称，上海一条街道旁的一名流浪汉用笔写出了家的地址与父母的名字，很可能就是周新卿。

听到这则令人不敢相信的消息，一家人争着要去上海，孙秀珍更是比谁都着急。10月29日一大早，新卿的三哥周新杰、妹妹周红利和侄子周腾飞就上了火车。

这名可能是新卿的流浪汉在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，10月29日23时，3个人抵达当地派出所。民警调取监控录像，确定流浪汉正躺在一家超市旁睡觉。“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哑巴，他性子倔，从不开口说话，也不愿去收容所，谁也没办法。”民警劝3人第二天一大早再去。

3人从派出所出来后，都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这名流浪汉到底是不是周新卿。超市在方家窑，距离派出所近10公里，打不到车，3人步行也要连夜前往。

10月30日凌晨两点，他们终于见到了超市旁睡梦中的流浪汉。流浪汉长发及腰，胡子有20多厘米长，被角遮着嘴巴，很难看清楚模样。

开心回家 回家路上的这8年

在洛阳晚报记者坐在周新卿家门前采访的几个小时里，周新卿一直戴着助听器，听着听着就会笑。

他说，他一直朝着回家的方向走，去过“山城”（山西运城），后来沿着铁轨走到了海边，没有了路，后来走着走着就到了上海，一呆就是3年。大家都相信2007年那次的寻找只是擦肩而过。

“你有没有饿过肚子？”孙秀珍问道。

“没有，我给别人干活，别人管我吃

周红利用手轻轻把被角往下拉，试着喊了声哥哥的名字：“卿！”

流浪汉睁开了混沌的双眼，看着眼前的周红利与周新杰，先是愣了一下，又突然哭红了双眼，用一口乡音说：“你们咋现在才来？”

“是俺哥，是俺哥！”周红利激动地流着眼泪，她一边用手擦着泪一边告诉哥哥周新杰，扭脸看，周新杰已经哭红了眼。

“你们吃饭了吗？我去给你们找点饭。”新卿的第二句话触动了所有在场亲人的神经。

“听到‘找’字，便知道他的日子有多么不容易。”周红利说，这一个“找”字，让她想象到哥哥在外漂泊的辛酸。

“我们吃过了，你别操心。”周红利一边说，一边吩咐侄子去买一碗牛肉面过来给新卿吃。

周红利把哥哥的头发撩开，看清楚新卿的脸庞。“走吧，咱们回家。”

没有等到天亮，当天凌晨，3人带着新卿理了发，周新杰更是为周新卿刮掉了长长的胡子。天刚亮，3人就带着新卿去买了新衣裳。10月30日晚上，他们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

喝。在“山城”煤窑里干过活，后来去了别的地方搬砖，都有饭吃。”周新卿说。

他还到过哪些地方，他自己也说

不清楚。

在上海某超市旁的周新卿“家”，周红利发现了几张厦门的名片。他所说的海边，应该就是那里。

老乡问：“你想家吗？为啥不回家？”

周新卿觉得老乡误会了他，他很不耐烦地说：“能不想吗？我就是往家走呢！”